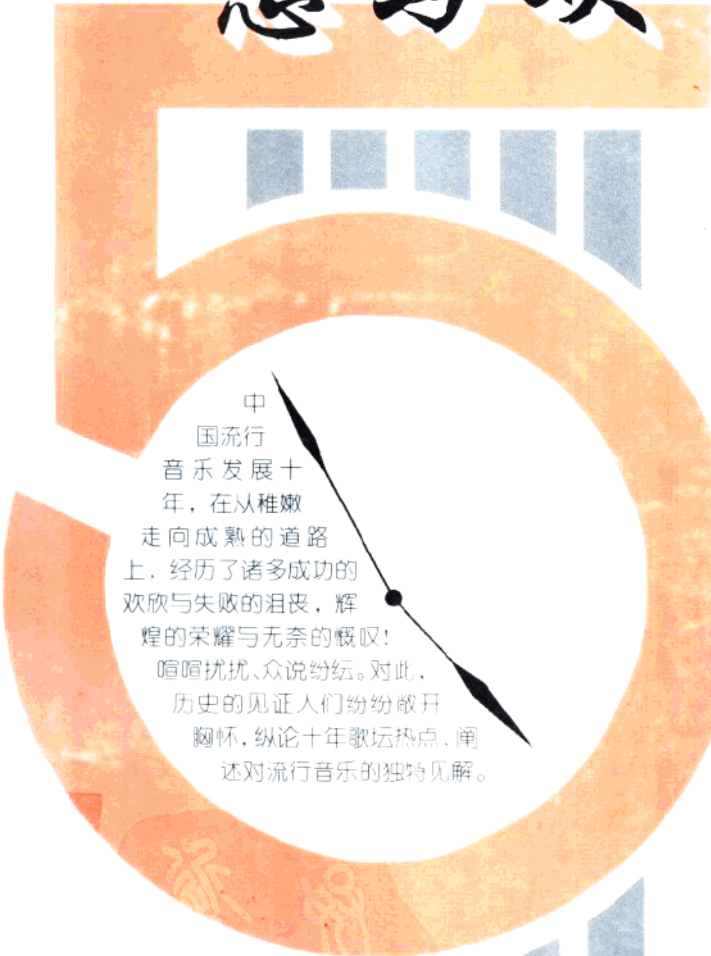


吴春郁
编著

流行音乐的 悲与欢



中国流行
音乐发展十
年，在从稚嫩
走向成熟的道
路上，经历了诸多成功的
欢欣与失败的沮丧，辉
煌的荣耀与无奈的慨叹！
喧喧扰扰、众说纷纭。对此，
历史的见证人们纷纷敞开
胸怀，纵论十年歌坛热点，阐
述对流行音乐的独特见解。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五元丛书·

流行音乐的 悲与欢

吴春郁 编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行音乐的悲与欢/吴春郁编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1

(五元丛书)

ISBN 7-80094-477-8

I. 流…

II. 吴…

III. 通俗音乐

IV. J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952 号

责任编辑 沈 动 赵 猛

封面设计 梁 深 王惠英

※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4 字数 96 千字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册

定 价:5.00 元

目 录

一	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	1
二	辉煌的“西北风”歌潮	4
三	独特的文化现象 ——谈囚歌与知青歌曲	7
四	坎坷的中国摇滚乐	11
五	中国流行歌曲心理探微	17
六	签约? 解约?!	21
七	国内歌坛恩恩怨怨	31
八	大陆歌坛新鲜事	40
九	假唱,为何禁而不绝?	47
十	MTV 忧喜谈	51
十一	文艺晚会与明星效应	56
十二	大陆明星的多栖现象	60
十三	中国该如何保护音乐版权	66
十四	港台流行音乐面面观	76
十五	中国流行歌坛歌迷大裂变	85
十六	新民谣三部曲创作历程	92
十七	城市酒吧与流行音乐人	96
十八	“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活动纵览 ...	100
十九	音乐人眼中的流行歌坛	104
二十	中国流行音乐路在何方?	119

一 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

中国的流行音乐可以说命运多舛。在本世纪的30年代,旧中国的大上海成为我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并延续到40年代末。不幸的是,那时的流行音乐并没有为历史的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因此它只能在“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浅吟低唱中夭折,历史拒绝了它的生存。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广州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育地,持续到40年代末;五六十年代,香港启承上海、广州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集成地;70年代初,香港、台湾站在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前沿;70年代末,广州成为大陆流行音乐与港台流行乐的交融地;80年代中,北京成为大陆流行音乐和中国民歌的交融地;90年代初,北京、广州、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流行音乐三大代表地和重镇。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新中国音乐史的转折点。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像困鸟般地从笼中突然飞出,对流行音乐的渴望便在与它久违了的缤纷世界世纪性的撞击中产生,于是一些音乐人在不甘寂寞的心情驱使下,用与以往不同的旋律写出、唱出像《军港之夜》、《祝酒歌》、《塞北的雪》那样的歌曲,成为大陆流行乐的初创。

1986年,是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史上具有极其特殊意义的一年。5月9日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了全国万名歌星演唱会。一曲《让世界充满爱》使观众为之轰动,崔健的《一无所有》更使人热血沸腾,从此流行音乐在全国真正开始流行起来。这一年,也就被许多音乐人称为大陆流行音乐的起始年,开始了它的十年风雨历程。

从此大陆的流行音乐再也不是“一无所有”。它逐渐摆

脱了邓丽君一花独放的局面，向形式纷呈、风格各异、品位多样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中国的摇滚乐、校园歌曲、城市歌谣、民间歌谣、知青歌曲乃至囚歌等等音乐样式。陆续有《让我再看你一眼》、《无名高地》、《最后的时刻》等一大批原创歌曲的推出，流行歌星更似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令人耳目一新。

1987年，从解承强的《信天游》开始唱红全国之后，流行音乐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西北风”时期，并在歌坛上产生了“西北风”歌派。《黄土高坡》等一大批优秀作品问世，使流行乐坛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而且这种繁荣的局面竟持续了两年之久，在流行音乐的发展史上显示出其不寻常的历史意义。

“西北风”时期，虽也产生了一些像《血染的风采》、《少年壮志不言愁》等其他风格的优秀作品，但那股狂飙热浪，却也阻碍和限制了其他风格作品的诞生和发展。

1987年~1989年间，“西北风”为摇滚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摇滚乐队诞生了。从崔健开始，摇滚乐的走势一发而不可收，“唐朝”、“黑豹”等乐队均为日后摇滚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为摇滚乐史上的第一张专辑，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9年“西北风”开始走向衰落。在一系列的大型总结活动中，流行音乐完成了它的一次循环，第一次走向低谷。卡拉OK乘虚而入并很快普及。卡拉OK的歌源多来自港台，港台歌星再度走红，“四大天王”竞相进军内地，使内地歌手竟无立足之地，内地流行歌坛陷入一片沉寂。

90年代初，电视的全面普及使得电视晚会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文艺晚会，成了歌手扬名的最佳舞台，走穴演出也空前增多，经纪人制度应运而生。80年代理想主义和纯音乐的追求悄悄转向对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的追求，并注入流行音乐更多的商品化倾向。1992年广州推出了第一

位真正市场化的歌手杨钰莹，“金童玉女”杨钰莹和毛宁走红全国。大地公司则推出全国第一个“包装”歌手艾敬。她的《我的 1997》不仅给人们带来一首好歌，而且还带来了“包装”和“民谣”这样两个新概念。此时，北京、广州、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一大批音像公司和唱片公司，签约热也悄然升温，一批老歌手退隐，新生代歌手崛起。《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小芳》等一大批民谣风格的作品产生，也赢得了众多听众。

新生代歌手的作品，彻底告别了“西北风”而回归本位。数不尽的风花雪月的故事，也宣告了新的“造星”运动的开始。

1994 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最为辉煌的一年。新生代歌手们成绩斐然。北京和广州被誉为新的“光荣”与“梦想”，从北到南，都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相约》、《一路等候》、《错位》、《只爱你一个》等，成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作品的风格脱离了“西北风”味而加注了“温柔细胞”，歌手南下北上，实现着南北大交汇，歌迷们有组织地崛起，制作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观，内地流行音乐进入组合、分化、创作、运作的新时期。当然这个“辉煌”是在经过了两年精心准备后出现的。

1995 年，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转眼跌入低谷，并步入 1996 年的大萧条。许多人为之茫然不知所措。有关艺人艺德的批判首先发难，从那英踢人，江珊、史可的罢演风波，到韦唯的横店事件和高枫的假唱，南来北往，备受观众瞩目。而歌坛重要的创作、演唱以至发展大计等等，反倒成了无足轻重的事情。

令人欣慰的是，在流行音乐走向低谷的时候，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在反思之中奋起，他们仍在“路漫漫其修远兮”中探索、追求着振兴流行音乐的希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流行音乐会有一个更大的高潮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二 辉煌的“西北风”歌潮

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80年代是一段闪光的岁月。崔健的摇滚大旗高举,艾敬的“城市歌谣”风靡全国,侯德健的《新鞋子,旧鞋子》成为大陆流行歌曲的开山大斧……的确成绩斐然。也正是在这个年代,流行歌坛忽然一夜之间刮起了强劲的“西北风”,并很快席卷大地,形成“西北风”歌潮,成为流行乐坛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1987年~1988年,中国流行乐坛狂吹“西北风”。从解承强创作的《信天游》在全国走红开始,内地的流行乐进入被诸多音乐人称为“第一个高峰”的“西北风”时期。

●“西北风”歌曲的特点是以陕西、甘肃等地的民歌素材为基本音乐语素,旋律昂扬激越,歌唱风格刚劲豪迈、粗犷雄浑、音域宽广,歌词具有深刻的反思、回归情绪及现实批判意味,以民间的审美情趣重新体会处于剧烈变革中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西北风”的流行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那一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阶段,全国上下激情荡漾,人民生活急需一种充满阳刚之气的力量,因而缠绵肤浅的港台歌曲不再能够满足大家的精神需要。同时一种反叛传统文化的思潮在逐渐滋长,与此并存的是“文革”中荒废了青春的一代人对根文化的重新探索和定位。

●很有趣的是,“西北风”代表作产生地或发祥地并非西北的黄土地,而是受港台影响最深的广东和中国的首都北京,高潮则在北京的“西北风演唱会”上形成。由此“西北风”流行音乐及其他风格的流行音乐在很长时间里呈现出北京和广州两个基地南北对峙的格局。在音乐风格上,“西

北风”有着鲜明的特点,旋律以民族音乐特别是西北民族音乐为基调,加上西方摇滚乐的一些元素。“西北风”其实已经超出了西北音乐的范围,而成为风格相近作品的代名词。

▲1987年~1988年,中国电影界最令人瞩目的事物也是“西北风”。《黄土地》、《老井》、《红高粱》先后轰动国际影坛。而《黄土地》的插曲《女儿歌》则完全采用了西北民歌的旋律。《红高粱》中三首纯正的“西北风”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和《颠轿歌》更是一时唱遍了大江南北。

●“西北风”对歌坛树立原创意识和自信心,特别是一改往日模仿港台之风,尝试具有民族意识、民族特色的流行音乐都具有深远意义。然而另一方面,“西北风”的独霸江湖,也使歌曲的创作走进了狭窄的死胡同,使其他风格的优秀作品失去了机会。特别是后期大量平庸之作的问世,和令人厌烦了的千篇一律的单调空洞的喊叫唱法,加速了“西北风”的衰落。这些一窝蜂式的模仿使得原本个性鲜明的“西北风”渐渐失去了个性魅力。

●倒并非“西北风”歌曲是民族性与时代性完美结合的产品,它们还显得稚嫩,还有待完善,但它们在流行乐处于颓势,或者进退维谷的时候出现,无疑是一股清凉的风。它们的成功与其说它是以民族、民间乐调创作通俗歌曲取胜,还不如说是作者胆识和现代意识高人一筹的产物。

▲“西北风”的乐调虽说是慷慨激昂、一泻千里,但它的内容则多呈悲剧色彩。无论是“一无所有”的呐喊,还是“我的家乡并不美”的倾诉;无论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无奈,还是“不管它八百年,还是一万年”的超然,都是那一代人心境的真实写照,都明确地表达着对未来的期待和希望。

●是的,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实在太苦了。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养育过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李自成,也养育过一大批开创共和国的革命领袖们,而那里的自然

条件和生态环境的确是太差了,那里的人民在为温饱不停地操劳,一代又一代地艰苦挣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心态,使他们呼唤富庶、呼唤文明、呼唤命运的彻底改变。与改革的时代极为合拍,体现了时代精神。

▲“西北风”虽然对应了那个时代,却不属于莘莘学子这一数目庞大的阶层。他们对历史的感受远不如他们的前辈透彻。“文革”已经相当遥远,对他们最具诱惑的是现代都市生活、出国留学、寻找偶像、享受人生。“西北风”狂劲的年代,无论从社会影响还是财力上他们都不是流行歌曲的主要消费者,因此“西北风”与他们无关。其直接表现是对“西北风”的冷漠。1989年《中国音乐报》上发表的一篇高二女学生的文章再准确不过地说明那一代学生的心态:“蔡国庆太小生,崔健、王迪、孙国庆只会扯着脖子喊。最棒的是齐秦,你看他,飘扬的长发,忧郁的眼神……”

●“西北风”的危机还表现在它本身承担了过重的负荷,所引发出的一系列文化问题在当时不可能得到解决,导致必然难以为继。同时,在疯狂商业利益驱动下产生的大批劣质产品,失去了本有的文化品格,败坏了“西北风”的形象。

▲“西北风”由兴到衰的过程,也暴露出流行歌坛的种种弊端:没有著作保护权,没有良好的市场,没有完善的法制,没有健康的传媒和乐评人机制,等等,最终使“西北风”走向穷途末路。

三 独特的文化现象

——谈囚歌与知青歌曲

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大潮中,发出了一种奇特的声音——“囚歌和知青歌曲”,独领一时风骚。在1988年~1989年的音像市场上,《囚歌》、《拥抱明天》、《悔恨的泪》等专辑十分热销。作为《悔恨的泪》的演唱者迟志强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他作为演员时的知名度。那时甚至连十岁的孩童也会哼上两句“手里呀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之类的囚歌。到1992年,同类的歌曲、知青歌曲也还在漫天飘荡,竟多达十多种,年青人唱,老年人也在唱,差不多唱翻了天。

这种奇怪的景观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让我们对它进行一番剖析吧。

廉价的感伤

▲随着《悔恨的泪》、《囚歌》等盒式磁带的发行,表现这一类主题的磁带歌曲很火,迅速地形成了一股浪潮。现在,这股浪潮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却是值得深思的。

●是的,很久以前,我国就存在一种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也就是地下性的歌曲创作。这种创作形成了某一特定型文化群的音乐文化。60年代前后,我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盲流。这些人多为内地流浪到西北地区的农民。这些人的生活动荡不定,成分复杂,其特殊的生活经历随之而产生了特定的音乐表现文化。《七十五天》这首经《美丽的哈瓦那》变化而成的歌曲,就是一首传唱至今的著名盲流歌曲。“文革”中,又出现了另一个极富特色的群体——“知青”部落。他们特殊的非工、非农、非学、非商的社

会地位,呈现出了他们特殊的文化面貌,他们也拥有了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知青歌曲。除去部分外国民歌和应时歌曲外,《鸭绿江之夜》、《南京知青之歌》、《北京到延安》、《重庆知青之歌》、《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等等,成了知青们独自拥有的歌曲。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还应该关注一个长期存在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就是劳改和劳教人员。单调枯燥的生活使音乐成了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同样,他们除去吟唱一般歌曲外,也创作和改编了不少歌曲。

●不错,《囚歌》的出现,正是上述盲流歌曲和劳改歌曲的混合物。它们的主题都是抒发思念亲人之情,以及惆怅、失意、怀旧情绪为主要内容,它是社会底层情绪的一种反映,这种雅俗文化的结合,反映出我国当代社会不平衡的特点。这一类歌曲往往有一种忧怨的情绪,这种情绪骨子里是一种病态扭曲,压抑的心理情结。

▲从音乐技法上讲,它们的创作缺乏创造性,但它独特的演唱方式给它注入了一种活力。盲流歌曲带有一种浓重的“痞气”,知青歌曲讲求发声的自然、真挚,劳改歌曲注重特殊音色的处理,这些都给歌曲带来了独特的审美特点。

●有一个现象值得忧虑,就改革开放的形式来说,中国显然更应具备变革和独立意识的文化精神,而不是惆怅和颓废的怀旧情调。《囚歌》之所以流行,除去猎奇心理(因演员的特殊身份引起)外,明显地原因是社会心理的不健全和民众气氛的不振。悲凉、颓废的《囚歌》等歌曲由于吻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才盛极一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无条件地肯定这种文化现象的内在意义。《囚歌》流行的背后,再次明确地显示出一部分公民社会文化素质的普遍低下。它们虽然与当前的流行乐坛的音乐风格形成对抗,它们也运用了流行音乐的形式,但他们的文化意识却都没有更多的创新,相反,只是一种倒退。

悲凉的“青春之歌”

▲记得在1992年，知青歌曲一下子火爆起来，青年人在唱，老年人也在唱，一些早过了而立之年的老知青们，也都慷慨解囊，《知青之歌》、《被奉献的一代》等种类众多的知青歌曲仿佛在一夜之间又重新回到都市的夜空。

▲知青歌曲的重新火爆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就好像一个久已忘怀的故事被重新提起。一代知青把青春献给了插队的农村和边疆，年轻时难以忘怀的经历和压抑已久的感情现在似乎一下子又被激发了起来。

●这些歌曲的确很容易引起知青们的共鸣。当年的知青歌曲，是“文革”中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落户时自编自唱、抒发苦闷心情的歌曲，在1969年~1978年的知青圈子中非常流行。歌曲的词作者多为1971年前上山下乡、后开始陆续回城的老三届知青，唱得最起劲的却是新三届和后继知青。这些歌曲，它们一般是应用现成的曲调改填歌词而成，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愁怀，当时这些歌曲只在民间传唱，所以地域性很强。也正是因为它们的分散和不公开性，所以它们一直没有进入大众传媒和主流文化。

●最初的知青歌曲还反映了一种离愁别绪，对父母，对故乡的依恋和向往。叹息“金色的学生时代/伴随着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明天就像江水一样/奔向远方/还要回来还要回来/回到故乡”……淡淡的惆怅没过多久，接着的知青歌曲便是苦苦的相思：“菜花儿黄菜花儿香/坐在那田边想故乡”，“抬头不见妈妈的脸原来是梦相见”……滋味渐渐苦涩，但还“哀而不怨”。知青歌曲开始了队际、社际、县际的“长征大串联”，这时候知青歌曲进入了大量涌现的时期，不久便产生了“怨歌”。这类“怨歌”可能是知青歌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类，也最具典型性。像“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什么前途和理想/全像泡沫一个样”就是“怨歌”的代表作。许许多多这类表达知青怨情的歌曲，便成了

知青歌曲的主流。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与此相关联的进行曲式的歌曲占主导地位的红色乐坛,被民歌小调所取代。亲切、小巧、舒展、活泼、自由的单旋律,悲凉地抒发着刚刚复苏的人性和自我。红色歌曲千篇一律的旋律,也开始让位于感发生命的知青歌曲(当然是在知青的层面)。这些歌曲虽然只是借用套用,还谈不上是独立创作,而且品类繁杂、粗糙残缺,与成熟的音乐相去甚远,但它毕竟是知青们发自肺腑的感叹,对生活环境的挣扎,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歌唱。这些歌是属于知青自己的,它就如一张通行的介绍信,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彼此是否认识,只要唱起这些歌,知青们都会找到“知音”、“知己”,长相知,永相忆。

●可以这样说,知青歌从“文革”高潮的“崇拜”,到后来的绝望虚无,到“四五”抗议,承上启下,是知青们觉醒的第一步。知青歌曲标志的转换期和过渡形态,是探测“四五”精神和心态的重要依据。这两年各种类型的知青回忆录提供了大量值得注意的原始材料,知青歌曲的录制、出版和流行,正当其时。它流露出的怀旧情绪表明,昔日的知青作为当今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力群体之一,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至他们强烈要求社会聆听那段曾被埋没的心声。

▲值得注意的是,已出版的知青歌曲大多采用了电声器伴奏、流行歌星的唱法,有些还重新填了歌词。这种改变虽然比原生形态的知青歌曲显得精巧了些,然而却丧失了原生形态的真实和与之关联的真情实感。它虽迎合了购买力最盛的新生代的口味偏好,但也拔掉了知青歌曲的根。

四 坎坷的中国摇滚乐

中国摇滚乐发展至今,不管人们承认与否,都无法阻止它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乐坛,为日渐增多的青少年歌迷所喜爱。十多年来,摇滚乐在中国大地上已逐渐地发展壮大,并成为中国乐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众多的音乐人加入了摇滚乐队伍,为摇滚乐的发展摇旗呐喊,也有一些音乐人因失望先后退出了摇滚乐队伍。摇滚乐也因其怪异的风格招致了许多人的非议。十多年来,众多的新闻媒体更是频频报道着中国摇滚乐的动向,摇滚音乐人也成为中国音乐界最有争议的群体。

艰辛的发展历程

1986年,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摇滚乐创始人崔健的《一无所有》,出现在“世界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引起了“歌坛的极大轰动”,中国的摇滚音乐随之出现。摇滚音乐艺术家们经过默默的劳作,终于有了收获。

其实,摇滚音乐的生存环境远比其他流行音乐种类恶劣。当时几乎没有一家唱片公司出版摇滚乐专辑,各大媒体更少见关于中国摇滚乐的宣传报道,但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艺术家们依然很有韧性地创作着他们自己的音乐。

在崔健屡遭碰壁后,中国旅游音像公司终于接受了他的作品。1989年3月,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张专辑出版了,崔健创作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面世。出人意料的是专辑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众多的歌迷奔走相告,争相购买,崔健的崇拜者听到了渴望已久的声音,他们不仅作为艺术欣赏,而且从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支柱与寄托。

4月和5月,香港和台湾相继出版了崔健专辑《一无所有》(国内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唱片上市后,港台旋

即掀起了一股“崔健”热。该专辑之所以在海峡两岸三地同时引起了震动,并大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崔健摇滚乐的民族性,这也是许多后来的摇滚艺术家所缺乏的东西。这些专辑的作用和影响就如同“猫王”之于美国当代流行音乐,“甲壳虫”之于世界流行音乐,它让习惯了中庸的中国人终于在世纪末之前感受到了极端美学的味道。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流行摇滚乐的新纪元。

崔健的成功,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热爱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投入到摇滚乐的阵营里来。1987年至1989年,中国第一代摇滚乐队诞生,如后来对中国摇滚乐产生巨大影响的“ADO”、“五月天”、“黑豹”、“唐朝”、“白天使”、“宝贝”等乐队均成立于此时。但这个时期,除崔健外,其他摇滚乐大多没有自己的作品,只是靠 copy 洋人的作品在各种地下 Party 里寻找机会。

1989年,北京摇滚圈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呼吸乐队、眼镜蛇乐队、1989 乐队、面孔乐队相继成立,随后摇滚乐队获得了登上舞台和发表作品的机会,“1990 年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终于拉开帷幕。

1991年,黑豹乐队首张专辑在香港上市,该专辑主打歌《Don't Break My Heart》连续数周高居香港电台歌曲排行榜首位。仅在大陆的专辑也获得 150 万盒的销量。自此,黑豹乐队被媒介称为“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摇滚乐队”。

1992年是世界摇滚乐诞生 40 周年,全世界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典活动,这也为中国摇滚乐准备好了登场的舞台。春节期间,大陆第一支重金属摇滚乐唐朝乐队首张专辑《梦回唐朝》一炮打响,专辑销售供不应求。这张专辑目前已成为一张经典专辑,唐朝乐队则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歌词是所有乐队中最有古文化韵味的。1993年4月,在远离北京的云南城昆明,也爆发了一场摇滚风暴。崔健组队,黑豹乐队,臧天朔 1989 乐队先后赴昆

明演出,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昆明摇滚浪潮。昆明也由此成为我国摇滚乐的第二个根据地。

1993年7月18日,窦唯,张楚,王迪和捞仔,“眼镜蛇”,“指南针”会聚首都体育馆,参加了“中国——奥运之梦”大型演唱会,至此,1993年已有近十支摇滚乐队登上了北京最大的演出场所——首都体育馆。1993中国摇滚之风大盛,欣欣向荣的局面令人欣喜。

随着摇滚乐的兴起和走穴演出的增多,这阶段出现了一批音乐制作人。如黑豹乐队的郭传林,1989年乐队的李季,唐朝乐队的郭大炜,现代乐队的田建华等。歌手的经纪人多由自己的亲属担任,经纪人的出现为以后的经纪公司和经纪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93年摇滚乐喜忧参半,《摇滚北京Ⅰ》是一张成功的摇滚拼盘,它给几支不知名但相当出色的乐队一个很好的展示音乐思想的机会。崔健在全国进行了巡回演出,并且开办了“北京东西艺术制作有限公司”。然而“黑豹”的第二张专辑却没能继续绽放光芒。轰轰烈烈的“93雁栖现代音乐节”和《中国文化报》的十大摇滚乐队评选,终因对中国摇滚乐的缺乏了解而中途夭折。

1994年,大陆摇滚艺人继续谱写新篇章。星碟公司出版了指南针乐队《选择坚强》专辑。6月,魔岩文化公司推出了何勇、张楚、窦唯的个人首张专辑《垃圾场》、《孤独人是可耻的》、《黑梦》,使市场掀起了极大波澜,成为年度热门话题,他们被传媒称为“魔岩三杰”。由于他们打出了“新音乐”的旗帜,颇受人们关注。《摇滚'94》的出版,这是1994年中众多的摇滚拼盘中,水平较高的一盘。与此同时,崔健推出了他的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传媒普遍认为他脱离了原有的风格,有些歌迷也十分不解。专辑悄然上市,没有出现预期的火爆场面,但喜爱它的年轻人又几乎都买了带。崔健此时已不再需要宣传,人们见他的名字就会有一